







原件短缺

P1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直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禦其利乃有少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陳平知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

羽必敗乃杖劍度河歸漢具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子牙屈節謂臣

事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下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

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

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

得失利害可陳於自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

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

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夫



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

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且其然乎夫

孔丘祕經為漢赤制必經幽秘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郵傳玄包幽室

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其明驗且火德承真雖昧必

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積世之

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開八則莫而後其大戮支

分體解示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實就斷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即此

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

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

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雜事雜止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

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中央鎮星失晷牛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統帶

天街歲星不舍民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民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出田次舍八民房今不舍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

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

海童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

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

新之未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



或衰回藩屏或踴躅

帝宮帝宮北后也藩屏兩傍之星也表曰或經天反明或潛

臧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

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皆大運蕩除之祥

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

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

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

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

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

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

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寅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

狀似虫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截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

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

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

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

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

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五方

後漢書

卷之三十一

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慎悌君子求福不回延

不違先圖識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

就之波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

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景

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淠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

時堅守不從景帝賢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

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

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

晉孫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且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

仲元樓樓墨守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樓樓墨守

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天國屠羊說走而於於

生說曰大王失國說夫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茅焦于秦豈求

報利秦始皇是遷太后如咸陽宮又撰殺兩弟齊人茅焦辭衣伏質

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

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龍其遂降龍其字與公長

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波錄注曰

觀者班叔少遊京兆丞郭李通書曰劉子孟公楨音終不伐其功

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立才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識學



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

吾締裝中謂其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善部風俗因留家新都及修儒文書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

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

之術其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善部風俗因留家新都及修儒文書

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

縣界蒙澤太守宗其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統作家法彙尚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

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

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今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旨懼然改意懼竟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

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惠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

又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

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

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

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

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表山松善曰鄧太

后問厚曰大將軍

厚曰

厚曰



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

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

勸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

自<sub>上</sub>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危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

異並賊官有藥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宜蠲法

改憲之道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寢述有詔

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

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

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

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預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

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畢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

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繼夷當反畔是夏洛陽

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毀災太尉龐參免荆交

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

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張信侯李元等

構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也後一年中常侍張逵等復

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

上消救之法而闔官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



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  
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二千餘人  
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大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  
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遂辭燕不就建和三年太后  
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第  
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  
鄉長射常祠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上

列傳卷第二十下

范曄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郎顛

襄楷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綬學京氏  
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

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  
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  
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安帝徵之

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

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



知聞徵事口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顓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災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瑞玄注六故其政者謂水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之令則災除也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各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

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必

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與

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睢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

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為政本也

源者流清濁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篳以

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六孔鼓篳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無冬恭陵百文無災永建元年秋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效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

茂陵園寢災專有刊



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

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大學永建六年宮殿官

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般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

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毫之邠地人咨嗟

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前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

毫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

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

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

稟血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

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

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

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又陰不

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

隋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

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日君

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

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

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

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詞此言

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之春之後火卦

用事當溫而寒違及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

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

五方力十 專制刊



京房作易飛候以為二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夏比熒

惑失度為無繼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

軒轅黃龍謂女軒轅黃龍謂女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

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禘禮虧視失正

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

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章義云分卦直日之法又主一日即二日

九日並為二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不命包曰

公之曰也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

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

日下陰陰計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

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

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

忘天下之憂六前四斗曰鐘左傳曰四斗為巨棲遲偃仰

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

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

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



大德九年 傳南州

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鎖鼎鑊死不敢

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

尚書更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

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

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拜誠欲陛下修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

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

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

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

謂前請願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

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

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

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

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

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害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

雨大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由此言之天

之應人敏於景鄉音敏疾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大德九年 文



陽嘉二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

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願陛下校

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宮減彫文

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

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

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說云不

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其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

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

冷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

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

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在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

無寒溫此佞人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

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

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

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

此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

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

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江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

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

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責之來緣類而

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若王

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

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

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

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紼袍革

易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七絺足履革烏兵木無刃衣縵無衣約身薄賦時

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

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

福高宗毅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响祖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二年編髮重驛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食國五十有九年卒

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

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一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

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太子未立儲官無主仰觀天文太子

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

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宿也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九度

翼南方宿也

今反在柳三度

柳南方宿也

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

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

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便也

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要集曰天

有五帝五星為之使

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勝畢具

令官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

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

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

之間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

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

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

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

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

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

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甚善言古者人於今善言天

者合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願訪問百僚有

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



二入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  
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有股  
也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  
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火房心尾也孫  
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 大火為大辰伐又為

大辰 廣雅曰謂謂  
大辰也 北極亦為大辰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  
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

時謂之 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

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

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王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  
魏為白虎下有

三星曰罰為斬刑一事故十  
兵外世之間趙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

為變發在秋節 旺大曰氣入  
是金氣之變也 臣恐立秋以後趙魏

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

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曰

選賢能以鎮撫之也 回易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謂司

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  
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以五月丙

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  
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

南方火宿也鳥集口旗也以火勝  
金故書井日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

異 書祝辭於  
玉板也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

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  
巳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各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 考

七



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定也特考問延人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

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

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

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

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

不流去其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生書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

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則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

策免以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

且立春以來金氣并見

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王莽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

此金氣并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其當作基謂以基之法推之也詩記歷

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自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也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記

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

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與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

值困之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

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易困卦唯獨賢聖之辭也



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

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

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即位之元紫宮

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

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成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

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刺也左右拍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城曰春當劓者笞二百當左

右拍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且因

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

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

招求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

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

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

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

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

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

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子丑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人仲春以前牙養幼少育諸孤省園囿去桎梏止獄訟是薄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

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曰曜

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

下及兆人仲春以前牙養幼少育諸孤省園囿去桎梏止獄訟是薄其行令也



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

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

指每有選用輒參之椽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填

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

子弟充塞道路開長茲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

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

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

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

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戆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

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

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一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

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

三者隨天譬猶自春征夏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王也自文帝省

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

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

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夏來年入季仲終季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夏來年入季仲終季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夏來年入季仲終季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夏來年入季仲終季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夏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

不足以荅聖問顓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

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

用誠知愚賤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

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

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

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二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

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

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藏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能明之

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

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

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

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

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

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

賞也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

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

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

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由此四始謂

關雎為



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三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詞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

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

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道為而懷玉何又果於

從政明達變復言變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

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

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

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

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

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

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

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暎日忠真之操

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

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漢孔圖曰正氣為帝開氣為臣官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失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子奇釋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準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願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

大

大



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也春者阿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

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

迎春於東郊遠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行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非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

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

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大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

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上為霧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

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

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

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

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

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何天戒之數

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

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

先者明其不可以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

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轟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

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

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轟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

坤為地震震為雷雷在地上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大帝也雷動於地万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

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

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轟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

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

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

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也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玼玼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

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豐反作其時無歲

雷謂以交鳴則歲就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

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擊

乃發太皓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

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

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日月

歲星守心年穀豐

尚書洪範記日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言曰歲星一日攝提

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

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去也見執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

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

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

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

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

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

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倉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

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豶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祀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

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

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

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

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

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



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無災仍有光耀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郎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家

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陷是月旱也其夏天旱秋鮮卑入馬邑

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三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

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

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

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陽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若之後陽陰陰縣在臨水之南

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官

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元

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



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禹年一百一十歲臣

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

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四星中為端門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

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

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彗傷人氣則見於感逆故傷命氣則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於古天子凶

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四星為執法如謂迫近也歲

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

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九年節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

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

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於轉行人相驚謀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

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

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彊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

瓚深疾之劉嘗收其財帥殺之所賊臣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王宗至不忍殺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帖侍蒙貴不長法網晉與功曹岑暉

捕子禁行屯獄殺之桓帝徵晉詣廷尉下獄死上音質晉音晉而

而



陛下受聞豎之譖乃速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

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自徒劉矩司空而嚴被譴讓憂

國之臣皆後社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

世其害甚速賢者自縊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

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冠孫鄧壽

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社

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瑒傷雲以忠諫獲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

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

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

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

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目

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

也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

也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有宜修德省刑以廣冬蠶斯之

祚詩國風序曰蠶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蠶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

而生子故以也汪云蠶斯蠶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唯蠶不爾各得受氣

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月十五日河內野王山上有

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夜山松扶風有星隕為

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



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

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

焉尚書中候曰舜沈辭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

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奏之將衰華山神操

辟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

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犢到瀉也君子之咸陽過瀉池

見一大梓樹有文石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

始皇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

今邢州平鄉縣東北

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升莽奔走往觀者乃有万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莽不得

後漢誅莽

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

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

隊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

左傳

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二年諸侯會宋公于亳於是楚執宋公以代宋

秦之六也石隕東

郡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一星下東都禁地為石人或刻其石曰始自至死而地分始自石之盡取石旁舍詩之因隕在石

今隕扶

風與元帝園陵相近

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野郭屬扶風去高帝諸陵相近也

不有大

喪必有畔逆察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

學門自壞者也

延熹五年太李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

臣以為河者

諸侯位也

孝經接掃契曰五岳相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

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

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



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

也臣謂上琅邪宮崇受下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言

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臣聞市穀鳴於孟

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惠

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臣雖

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

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書當

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

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

又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

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

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

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

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

僧不興太平經與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

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

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

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錄分使其同一憂

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

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王戶

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



十月種物及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入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  
女雖曰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此若此矣是故古  
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  
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  
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孝沖孝質頗世短祚臣

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虛故周衰諸

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

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搆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

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在毅紂好色姐已是出如已蘇

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

與沈酒於酒事見列女傳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上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

好畫龍入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走五色無

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

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宮官者星

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

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官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

意常伯侍中也尚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

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

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

為浮屠浮屠者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者人寄桑下者不經二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

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五女於其守一



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

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

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武帝末春

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官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

之本宜以公正廉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

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

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

司馬正尚書承旨奏曰其官者之官非近世所置

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闔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王入宮顧壁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

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官者趙談參乘益伏車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

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干吉神書也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

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

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誦闕

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

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

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

青曰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乘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廼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



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其會人多事之孫策嘗  
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咸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  
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  
策母請之母謂策曰十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  
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者絳祖頭鼓  
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死益諸君但  
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 其

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大平經曰天失

地失陰陽則亂其時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  
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入垂象為之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  
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仲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  
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所以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  
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臧之後張角  
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  
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

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  
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

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

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

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救梁序  
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頌徵蘇竟飛書清我舊

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  
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

列傳卷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孫不章

羊續

賈琮

陸康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

人姓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使聞父楚為蜀郡太守伋少有



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二遷為漁陽都尉王莽

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大尹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

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

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

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

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亦滿片見也伋到示以信賞

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

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六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

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

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闕

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東國夏公雅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

悉遣歸附農因自勅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

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

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過京

師



賜車馬衣服什物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俊前在并州素結恩

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樂凡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

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俊問兒曹何自遠來

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俊辭謝之及事訖

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俊謂別駕從

事司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俊為違信於

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俊可

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儔也儔也且匈奴

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俊知盧芳夙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

呈遂謀脅芳降俊乃亡入匈奴俊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俊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



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

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

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設棨戟以代斧鉞棨

為之後代刻為無復其刑以赤油酒之亦謂之復使之河東

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

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赴擊

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

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

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

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器之

**器**

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霏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

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船足時

及方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

比十數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

以無勞不安又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

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磬

聖德威俯二垂譬猶曉也威虛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

憂勞弓也秦朝也音高詩曰載秦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

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

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眾故

無忿執鳥之師執鳥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用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

復比於宿衛則戎士百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二百石掌侍從宿衛

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

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

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

之上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棄城拒塞之

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

伏自惟忖本以吏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介臣也遭

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

養不稱奉職無効不受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

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

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

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功能經營劇事而使巨詩必



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  
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  
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向簡但以  
爾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共者國  
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  
亦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  
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  
年制與郡守為銅虎符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  
發兵遣使符令乃聽之使符以竹間者發兵但用爾書或  
以詔令如有女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  
興賊慮未殄徵兵郡國官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

女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  
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

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  
於魏魏王使將軍辛都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  
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

邪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工  
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  
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

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道  
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

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

雖在外盡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

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

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

五年



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

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

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王莽亂奮與老

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畧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

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

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入

貨穀繁故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財積奮在職

四年財產無所增豈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名

不脩節操而奮勇行清絜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

馱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

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

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

貨連穀弥竟川澤唯奮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

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與縣蒙恩如何

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

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

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



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  
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  
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  
為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數其  
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奮當  
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  
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  
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  
非聖明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  
郡中稱為清平第竒游學洛陽奮以竒經明當仕

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竒博通經典作春秋

左氏刪

刪定其義也

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

氏說云

論猶今之跡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  
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  
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  
即位中郎將來欽薦堪召拜郎中二遷為謁者使  
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  
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  
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



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還果自出戰死城下成  
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  
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無私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  
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擊破  
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  
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  
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  
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  
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  
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

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

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貝山積捲

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捲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父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

魚復長魚復縣屬焉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曾病卒帝深

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

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廿為邊

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襄成良閒

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



州為庸部皆有各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

流寓西州蜀巴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

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

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

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

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

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

漢漢之公子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滿清會融為州

所舉案舉其罪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

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

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

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

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發亂

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

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

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人門生莫

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

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

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



愚顛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

邪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蜀乎范對曰襄臣

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貫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

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

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

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

藝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藝其二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

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馬侍且將退范乃令軍中蓐

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

死者千餘人麟藉也藉相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

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

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

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

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

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袴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

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

院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

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贖為奴梁王彭越贖

為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明帝之引廉范

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元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遇塞必在於

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玉堂字敬伯廣漢鄰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河縣東永初中西

羗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



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應縣也故城在分房州

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

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

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

守之阿曲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稱病果有誣奏堂

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

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

無負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

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授艾曰古人勞於

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

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

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

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進入

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

州奏堂在任無訾言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

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



右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

祖父純字桓公

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

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為奉車都尉

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

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

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

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大

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

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

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

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

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

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

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

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

畏其執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



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尸解其冠榮傳

武都郡名其地在分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乃藏母於武都山中

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厓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厓芻藁藏音工外及垣墻也

不韋與親從

兄弟潛入厓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

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百嵩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榘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



云逃命而見用強吳馮監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  
怨雀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  
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  
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  
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  
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  
斷首以毒生者毒苦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  
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  
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  
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

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以禮碎不韋不  
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  
不韋前報高事以為高表治諫事被報見誅君命  
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  
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  
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  
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  
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為陽球所  
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大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



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  
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  
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  
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  
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  
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  
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江  
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  
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二年  
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

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  
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貧繫吏民  
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乃發兵與  
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  
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  
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  
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  
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



祇凋隨麥數斛而已

說文三然凋短衣也廣雅云即櫛顧

勅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緇

袍以示之緇故繁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

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

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贈遺舊典二千

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

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神人令博州縣舉孝廉再仙

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

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

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

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

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

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

鳥形似鸞翫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

後漢書卷二十一



其次員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在事二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  
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  
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  
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  
平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  
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瓌陶長濟陰董重昭觀津長梁

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爽  
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  
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

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

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  
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  
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  
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



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

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

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

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

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螟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

河覆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以起履踐案行擇其而穀好者稅而之螟蟲子也公羊傳冬螟主此言螟

生河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井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季孫昔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昔欲行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

人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

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斂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祭改敝從善以塞兆民

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辟聖

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

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役四縣拜康

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



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  
蒙險遣孝廉計吏奉旨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  
軍失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由飢餓遣使  
求委輸兵田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  
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日康固  
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  
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  
人遭離飢危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雋  
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  
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情地者也有名稱

吳志有傳

熒其曰汲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

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

之蜀在西南故云得朋也

棠任良肱

胡委任功曹陳蕃上

二蘇勁烈

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音韻音普勝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弟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

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陽安養縣也

為鄉里著姓父重

字君雲世善農稼好祀且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

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

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

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



堂高閣陂

注 鄧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

氏故宅樊氏既以便氏取其陂故曰陂注汪下曰良樊氏失業便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

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尚之笑者咸求假焉貨

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

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

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

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歎爭往償之責音側諸子從勅

音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

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

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

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

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

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

與宗家親屬作營漸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

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

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

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

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



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十三

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

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立鄉侯族

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

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廟

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常具賜大會宏為人

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身盈溢未有

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

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

保身全已豈不

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帝聞之常勅驃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

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

敢眾對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

車駕臨視而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

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

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首不許

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天人同墳

異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

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



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

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

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簡

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

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

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若

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

天道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

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孝何殊間哉左傳曰

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其見反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

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餼粥

餼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建

武中禁網尚闊諸而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

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

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

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

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止五經異說北海周

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



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曰宿  
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  
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  
獄事音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  
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  
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  
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殺不

蔡叔夫豈不受王室故也杜預注曰繫故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慶父為後牙弟季友欲立公子般友遂熈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繫音薩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  
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  
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  
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射陽侯兄子尋玄鄉  
主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  
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貲贈甚  
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



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

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坐死及罪徙者

甚衆遂委其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

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

醪醪酒汁

俾相將也

每輒擾

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

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泥

嗣以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督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

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

三署解見和帝紀也

悉推財

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泥卒子時嗣

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刑定公羊嚴氏春秋

竟尚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

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

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

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淮

父瑞

好黃老言清

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

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

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濡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



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

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

西誅戰不遑啓虺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

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

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良射禮畢正坐自

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矍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充

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

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之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

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

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行行

共求政化行術和樂貌也詳覽羣言響音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

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

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繼業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

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

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

寒言寒言之忠習譏諷之辭諷諷誰言也音踐前書曰背秦穆公說說諷諷之言也文吏



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

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諉政鑄刑書人知

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欺乎杜預注云錐刀小爭也昔孝文實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漢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

誦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頤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

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

史中丞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

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

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一不能損減謂之為太猶甚也去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

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

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

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

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功

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考工主作器城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籞者於池苑中以竹繡聯之為禁籞也實減謂實覆其數

大德九年

百



減之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譚太傅太尉

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入勞

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

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

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

徙置荆楊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

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漸隴道大為寇害遣

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也東州謂冀兖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豐出倉分與兖二州京師流人也如

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留人守其舊土

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願以反食音餽

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即擢準與議郎呂君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

使兖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咸得

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

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

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

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

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原也威名大

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

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真年公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十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死別降新野潁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一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

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待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

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不絕詐變考誤及顯宗立為皇太子

以識守執金吾輔道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

守京師委以禁兵又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

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拍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

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

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

子瑋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



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簡嗣躬弟子綱女  
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  
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  
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  
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擊風雨躬  
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耳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興同郡張宗上  
谷解子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遠之友

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三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  
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  
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  
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觖音羗  
志反前

書音義曰觖猶與也  
一音決猶望之也

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乾  
易

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  
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

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公主愚心實



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  
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  
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  
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唐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  
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  
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  
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二十二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  
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

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  
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  
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  
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  
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  
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  
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極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  
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  
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  
縣北在鮦水之陽也博弟博弟在鮦水之陽也博弟博弟在鮦水之陽也博弟博弟在鮦水之陽也並為郎

慶弟博為潁強侯

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

博弟博弟在鮦水之陽也博弟博弟在鮦水之陽也並為郎



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負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

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與夫人卒肅宗使五

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與曰翼侯琴卒子

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與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

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

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

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嬌如豐

亦猶急猶疾也音縮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

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

四人初陰氏出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

子方者至孝有仁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

行書曰竈神名禰字子軌交言夜夢發從竈中子方再

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三

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

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家繁昌故後

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

恂恂苗胤傳龜龍衣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

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似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出武為大司馬主  
 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追吳漢誅更始幽  
 州牧苗魯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  
 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  
 有才能破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牧士心辟召州中名  
 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  
 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  
 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



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一甲兵糧也左傳

日隙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

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狠強兼負其

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

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

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

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京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

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以寸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反前後不絕也臨人

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

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

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

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

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盾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

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

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  
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梟鵂也其子適大还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  
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

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

字也况為上谷太守初与龍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耿况

挹捐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

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

各盛鄆士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子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

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龍上微

應機又與所親信計議更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

昔怨浮勸寵止不應傲也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

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

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也攻浮轉急明年涿



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淳  
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  
陰助淳淳懷懼以為帝急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  
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  
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  
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州  
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  
於宋之人殺無畏莊三閭之拔役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  
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  
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  
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師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  
畔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

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

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

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  
征匈奴陳拂黠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

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

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孰復為漁陽所

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

生蟻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  
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

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

安跋扈猶  
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

虜執無以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

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

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

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帥也

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今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

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

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

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

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

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

于犯也三光日月星

也五典紀國家之政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黎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節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

災異即咎

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徵驗也陛下

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

宥寬也

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

粲然黑白分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以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

大漢

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

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後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



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乎倉氏 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 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誼謙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  
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  
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  
因睚眦以騁私怨苛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  
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  
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天  
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  
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

且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

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

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

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

舉之吏刺舉即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

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

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

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

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



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  
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  
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丞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

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

經盛衰貽後王也

貽遺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

唐天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月行一度一年十一月除小月六日計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年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

一石匝一年餘十一月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夫以天

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贛不

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

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

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

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

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

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雍和也書曰勉人於

尋博

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

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

二石匝一年餘十一月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夫以天



博舉明經唯取員是登

漢官儀曰博士秦

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一人曰生

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

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

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比私自發遣

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

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臣浮幸得與講圖識

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馬二十

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

浮陵轍同列毋銜之陵轍酒惜其功能不忍加罪

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證據也顯

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

聖兆人獲所獲所得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

心優遊謂優柔也凶者歸其工驩兜三苗左傳曰惟涼四凶

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浮事雖昭明而

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

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寔漢



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史記魏置相田文起不說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軌起田文曰不知子吳起曰守西河秦

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軌起田文曰不知子吳起曰守西河秦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不附百姓

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子備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請之於

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而時

方寧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

上使失實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

三謂勳谷類正類也

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

覈三公

評其殿最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

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

亦篤乎

賈詡曰廉恥禮節以禪吾子故有賜死而無耻辱是以

賈詡之罪屈殺大夫以其難主上不遠也是詩人告厲

事謀反繫長安卒

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

論語孔子曰無欲速无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焉得長者之

言哉

前書龍遂為勃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

史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

秦

馮城因以氏焉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

聚賓客招豪桀作營漸以待所歸

待貞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子欲還其營



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說季鮪以長卿曰我  
與季雖無素故士窮想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  
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家恩得全死無以為報恩  
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鮪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  
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  
敢復言鮪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滎自固時  
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鮪自  
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  
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  
也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

鄧穎川盜賊羣起邾賊延襄等眾三千餘人攻圍

縣舍鮪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

鮪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穎川鮪詣行在所

帝案行關鮪知鮪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

討擊勿拘州郡襄等聞帝至皆自髡剔音他狄

負亦髡字音他計缺鎖說文曰缺到刃將其眾請罪帝

且赦之使鮪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襄

等還鮪誅之鮪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

誅死無所恨鮪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

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

西



竝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魏  
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  
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鮪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  
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  
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  
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鮪性矜嚴公正任位  
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  
郡國留鮪宿衛南宮東觀記曰鮪車駕發後將緹騎角  
公武復道上領南宮更士保給外  
席子孫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父為  
到鮪所

鮪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

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

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

中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

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

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劔佩刀以班犀

紫文綬文即鮪也蓋綬  
色也其色似文玉步各一半環曰玦  
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

門侍郎世第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

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

足音即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

論反



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

尉東萊劉喜奏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

阿黨聞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

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帝時詔封揚

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

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歸屬山陽郡

俗本為潯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冲天占

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以為戶牖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書曰莽貴人魏氏以實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

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

曲之譽王莽未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

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

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

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

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北母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

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

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高宗聞延名召署功

曹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曹富姓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

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台白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矣矣衣之惡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約失

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

被誅臨當伏刑墜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

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

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

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

洗濯入于梓宮其俗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

寢殿司馬門鐘黃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

其尚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

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蔭皆諳其數株根也蔭

也組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

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各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

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

罪貴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

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

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

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於豫

過陳留東飛逝不集五穀擢豐章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

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王姓音宿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



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

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音部信陽侯陰就

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

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

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

蠹久依城社不畏重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

不可熏人君之左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

在陛或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

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

後默自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

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

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半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

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

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

心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既到拜郎中遷

玄武司馬玄武官之北門也每官城門皆衍在職不服

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

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大

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



續言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

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

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注皆州自辟除

續漢志也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

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主清貧子孫不免寒餓

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併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

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關追

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大將軍

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官

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

### 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

漢大尉鄭弘每采薪得一遺前須有人負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

其神人也曰常惠若耶嶽載新為難願曰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

若和溪風至子猶然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

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從強宗大姓不得族

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遷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

奔州刺史少子舉孝弘少為鄉耆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耆

兼理東部候也太守第五倫行春

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

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

疏引贛疏書也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



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

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賦訟罪顯

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

由是顯名拜為驩令驩今亦川縣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

主簿之魯國常春少早王穀不豐驩獨致而偏執亦平十五年蝗起

泰山流破郡國過驩東平集郡因以狀問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

如言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

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四遷

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久吏丞

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

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

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

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

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

縣屬曾藉郡大康地里志云漢武帝名汎海而至風波艱

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楊嶠道於是夷通嶠

也夷至今遂為常路令謂政在職二年所息省三

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言人食不足而帑

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弘又奏且省貢獻減徭費以

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監彪為太尉特舉

將弟五倫為司空政次在下母正明朝見弘曲躬



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以雲母飾屏也

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

附侍中竇憲而素行穢穢又上洛陽令揚光憲之

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

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

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

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

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外

初仕郡為功曹時

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

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

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杜詩傳

舉止

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

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

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

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

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

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

帝幼少章執事



子勝有痼疾痼疾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  
為已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  
勝疾非錮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  
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章以眾心  
不附遂省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  
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  
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  
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  
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將從反常之事也  
反常然後有善也

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召全周

竟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託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

之望詩云顯顯即昂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豐地有既安之執

書曰紂自絕於夫結怨于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

乎悖逆也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

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

可無伊尹之心則莫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說太甲賢人反之人大說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勳用降幣幣虜也延感歸

囚鄭實怨偶代相為仇七傳曰怨周章反道小智大



謀

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小  
而任重鮮者及矣也

後漢列傳第二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范曄

後漢書三十四

唐晉懷太子賢傳

梁統

子妹

曾孫尚

玄孫真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

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  
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晉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比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傳子延以明  
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以貴

下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

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

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

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



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

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西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三

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

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

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

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

八年夏光武自征隗躡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

及躡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

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

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

大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

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

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二百二十三事

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

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殛兜服三苗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贖刑故孔

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勇

後漢書二十一日是光武二年



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係辭曰何以守位

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係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定令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 文帝寬惠柔克

遭世平康 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 唯除省肉刑相坐之

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文帝 除肉刑并相坐律令余則仍舊

不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

只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

律 凡首匿者為謀自戕匿罪人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匿父母罪余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

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

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

丞相平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玉嘉字 公仲平

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始與嘉時 代相接所引故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

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

者傳奏於左 體政體也 傳音附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

亂 撥理也公羊傳曰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

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

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

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 日久豈一朝所釐 釐猶也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



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  
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  
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率遵前典事無難  
改不勝至願願得<sub>三</sub>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  
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  
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  
哉尚書各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  
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各繇作上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放也義亦通衷音一仲反下同也孔子  
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三足晉書衷之為言不  
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義賊親

夫豈不愛于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

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  
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

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一帝年也建平

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

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尸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

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

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州尚書狀田示

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官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與北地任

橫任黃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隴西四面會合緣攻取庫

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利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是時以天下無難百世安平



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茲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長帝時丞相光明言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數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議上遂寢不報上許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廱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

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

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无根而至其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

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

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

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祖南王歷江湖

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嶽州水經云沅山牂牁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

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修魯兮光嚴斷而後弘術虽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殺伊尹之叶德兮量太甲而俱寧豈各景其淺微兮徒信已以榮名虽石刀以法命兮扶目眦於門閭吳荒明其已

殉兮可信項羽王廬圖往鐵乘兮關其在焉君名既泥沒兮後辟亦然為



平權德兮黎顯若香向踐... 頌鳴犢兮秦人入疆... 宗不幸兮長平... 以遐邁服荔... 俊又痛衆... 珍既匡救... 彼皇麟... 臨岷川以...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

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上序班固

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昔者魯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

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

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

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

上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自言曰

大丈夫居山生當封侯死當田廟食禮記曰諸侯有廟卿大夫二廟士一廟

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碎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

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

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

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

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

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

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三十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檀古釋字也奏

記二府以為漢家舊制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

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由議求中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檀

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檀奏記之狀帝感慟良

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

光武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

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

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憇音分上書

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官蒙先帝厚恩

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

見譖訐使妾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寡

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

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

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

息拭自更視乃敢昧死日陳所天臣以君為天妾聞

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

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

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

餘恩誠自悼傷妾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

四十八



十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

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死過天地存歿幸賴帝

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嫫辭證明

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嫫止宮中連月乃出

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千萬嫫

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嫫調為羽林

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曾孫也宏光武男也於是追尊恭

懷皇后其父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

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稱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

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勸養也取厚也鄭玄注云高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

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朕不敢與事覽于前世太

宗中宗寔有舊典示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

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襄親愍侯比靈文順成

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為順成侯宣魂而有靈嘉

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嫫及扈

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欸故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指柳漢儀注王侯葬冢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鏤為之匣字

或作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

曾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

余



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龍遇光於當世諸  
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  
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  
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散騎侍  
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  
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  
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  
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異為襄邑侯商讓不受

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相

馬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

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

居大位母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觴見上黨陳

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

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容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

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嚴恪於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輒

財貨不為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

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

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



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官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遷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二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其如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官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

陽公平傳曰虞魯國也魯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魯為序虞首惡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士焉故賞不僭溢

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借則懼及淫人刑濫則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

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以繫纖微

成大言多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記竟以

止逮捕之煩取乃中之所連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

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

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臧衣食飯啗玉匣珠貝

之屬何益朽骨陰口贊也向虎通曰大夫飲以王時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百僚勞擾



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

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

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

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

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及之志善成人之事

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指此以朱壽之

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

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介士也賜謚忠

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味曰孰去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效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也子異嗣

異字伯卓為人為肩豸目為鳥也豸有上竦也豸目目豎也洞精矐眇

洞通也矐音宅蕩反說文目精直視只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裁能書計少為貴

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

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前書吾立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格五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格五棊也音蘇代反說文曰棊行棊

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楚詞曰珉蔽象棊六博有六博王逸注云

投六者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

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蹴鞠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劫也

所以講武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又好臂鷹走

狗騁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



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異居  
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今呂放頗與商  
言及異之短商以讓異異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  
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  
陽令安尉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  
薨采及葬順帝乃拜異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  
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異與  
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異雖辭不肯當  
而後暴滋甚沖帝又崩異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  
異驕橫嘗朝群臣目異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異

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燭加煮餅帝即曰崩復立

桓帝而杜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

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異萬二千戶增大將軍府

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司儀二公府有長史一人

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異

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異萬戶并

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宜素性佞邪欲取媚

於異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

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異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

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

三十一



解見星 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嗔粧墮馬髻折

要骨志 齟齬笑 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武目下若啼

者若齒痛不忻始自異家所為 以為媚惑異亦改易輿服

之制作平上駟車 鄭玄注周禮云駟猶駟也所用自蔽隱也 埤

幘狹冠 埤下也音頻尔 折上巾 蓋折其巾 擁身扇 大扇也

狐尾單衣 後裾曳地 壽性鉗忌 鉗鉗也言性忌害如鉗 能制

御異異其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也東觀 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

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朝會商薨異行服於城西

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倉頭篡取通期歸截髮

刮面菅掠之欲上書告其事異大恐頓首請於壽

母壽亦不得已而止異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

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望宿

玉常置複壁中異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君令得出

全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官

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異用

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宗孫氏

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史者十餘人

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 籍謂

疏錄 之也 閉獄掠諸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

之也

之也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因以馬乘遺之摯

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貨錢五千萬

奮田以三千萬與之異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

守藏婢云盜曰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

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

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異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

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

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

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

怨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

丞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

也謂相富也柱礎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踈青瑣踈

窓也綺踈謂鏤為綺文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梁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

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

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

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犛車張

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

謳音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

請謝門者門者累千入受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

西



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連河淇包含山藪  
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  
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  
成移機所在調發生蒐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  
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  
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  
黨冀聞而捕其刺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  
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  
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  
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存

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謂諡不名禮儀比蕭

何事見于恭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

禹冀初封襄邑龍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

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

也別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

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禁

首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成檄謝

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

冀質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敢言此



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  
善以補朝闕死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  
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  
樹到縣遂誅殺冀愛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然  
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  
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  
要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  
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  
坐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  
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輩何奇對策之詞皆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

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

之運功成則退

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者相推而歲功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也逆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天將軍位極功成可為

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餘其

安車傳子孫以分真遵致仕之禮也

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

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

齒臣特以童蒙見校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

若丹朱

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

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

紂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醜子德哉

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

之口書得奏御異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



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詐廉察冀廉問知其  
陰求得管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  
當世名儒素善於著異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  
邦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尤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  
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詎冀冀追怒  
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殺檄捕前奏記者並殺  
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  
因輿攬奏書異門書又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異  
誅有詔以禮祀著等異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侍士異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

動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  
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  
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  
門自守異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馮翊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異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管徙朔方翊  
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  
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異一門前後七封侯三  
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  
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



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  
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元  
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曰食之變  
咎在大將軍異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  
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也香  
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異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  
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異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  
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塔那尊為議郎異恐尊沮  
敗宣意阻懷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  
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

相鄰比也異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  
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異語在官  
者傳異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悺入省宿以防  
其變具瑗勅吏收悺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  
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  
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  
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騶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  
劔戟士續漢志曰左言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激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

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異第使光祿勳袁盱音持



節收異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異及妻壽  
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  
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  
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  
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  
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  
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音卒  
及一訥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  
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異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

以業窮民錄誅異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

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

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

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

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

門何救阻飢之兒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

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葬也况乃傾側孽臣商遺異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

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實筭褒親幽墳



升高累歎商恨善柔異遂貪亂

善柔失刑  
斷之道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善柔失刑  
斷之道也







原件短缺

卷35-卷41



